

武汉大学讲义
中国古书处理

第一編 古書基礎知識

徐家麟 編

武汉大學圖書館學系

一九六三年一月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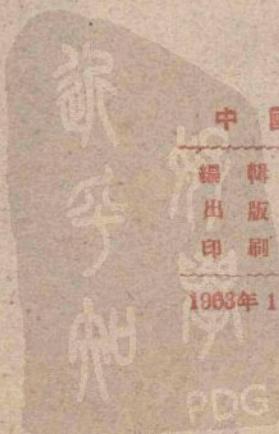
中國古書處理

編輯者：武大圖書館學系

出版者：武大教材出版科

印刷者：武大印刷厂

1983年1月出版 定价每册1.26元



編 著 的 話

這本講義初稿是為我系開設的“中國古書處理”這門專業課程編寫的一種試用教材。自從1959年秋本課設置以來，我們曾把它作為學期課和几周的補修課試教過幾次，對本課教材的編寫，我們也只會時斷時續地進行。無論在教學上、或在教材上我們都不會走完摸索的途徑。因此，這次編印的講稿實際上还是很不成熟的。

編者對本課教材的建設曾感到不少的問題，其中主要的是这几个：其一，是觀點和材料統一的問題，這是怎樣使本課教材既能忠實對待本課所應有的傳統知識，同時又能體現新觀點的指導的問題；其二，是理論聯繫實際的問題，這是怎樣使本課的理論闡述與當前工作實踐兩者都能兼顧到，既不脫離實際，又不只單純敘說實際的問題；其中再有編者本人對古書知識和古書工作經驗兩俱缺乏的問題；其三，是課題範圍與教學時數的問題，這是怎樣在這個學期課時數的限度之內，既講授圖書館古書工作的各別內容，又作必要的古書基礎知識簡介，其材料的選擇、去取又能適合學習本課學生的可接受性的問題；其四，是講義編寫體例與編者寫述意圖的問題，這是怎樣在講義內只容納一般有定論的題材的規例下，也能許可編者陳說若干不能已于言、同时也懇求教的個人意見的問題。對以上種種問題，編者在這次編寫中都曾作過一些考慮，並作了誠力所能及的區處，其中失當和錯誤的地方想必還是不存少數的，希望關心本課教學和教材建設的同志們多予指正。

本講稿只能作為本課試用的教材，不只因為它的內容有待修改和補充，也因為隨即本課教學須編訂的書目參考資料和实习教案等也是有待加工的。本講稿中未及檢校到的錯字相當多，其中還有個別應刪掉的語句也未能訂正。這些闕失將在本課今后的教材建設中得到補訂，希望使用本講稿的同志們也能諒解。

參加本課教材工作的最初有1960級几位同學，他們對本課教學大綱初稿的擬訂曾提供有益的意見並編寫過一些材料。其後，青年教師劉昭英和廖延唐同志曾協助本項工作，他們勞動的成果分見第一編第四章、及第二編第二、三、四、五各章節中，但本講稿的全部內容應是由編者個人負責的。

在本課教材建設的計劃中，我們最先得到湖北省圖書館的支持，給予在館編寫教學大綱初稿的機會，去年編者訪問南京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華中書局上海編輯所和江蘇圖書館、华东師范大學圖書館及浙江省圖書館等處，雖然時間都很短促，但所受到的教益是不少的。對這些館、所的負責同志們我們應當表示感謝。對本講稿的編寫，編者曾參考不少資料，其中并曾轉載蔣鑑凡先生和古振羽先生的論著，未免事先征求他們的同意，在這裡也特別誌謝和誌歉。

徐家麟

1962年11月21日于武漢大學

中 国 古 書 处 理

目次

緒言	1—4
第一編 古書基礎知識	5—119
引言 对于古书基础知識的理解	5—7
第一章 古書的形制和結構	8—17
第一节 古书版本的名称和款識以及裝訂和篇卷的名詞略舉	8—10
第二节 古书的整体組成部分（正文除外）概說	10—12
第三节 古书的正文組成部分举例	12—17
第一目 經部书举例	12—13
第二目 史部书举例	13—15
第三目 子部书举例	15—16
第四目 集部书举例	16—17
第二章 古書的題識項目和敍錄文字述要及序跋讀法略例	18—26
第一节 敍录文字中的撰人題識例	18—19
第二节 敍录文字中的书名和版本題識例	19—20
第三节 卷端的撰人題識例	20—21
第四节 卷端等处书名題識例	21
第五节 序跋等处版本題識例	22—23
第六节 序跋类型及其讀法略例	23—26
第三章 古書体例類型和類例概說	27—37
第一节 經部书的常識	27—30
第二节 史部书的类型与类例	30—33
第三节 子部书的类例	33—34
第四节 集部书的类型体例和类例	35—37
第四章 各類型古書題材概說及古書讀法	38—75
第一节 关于經、史、子、集四部古书的几点綜合考察	38—46
第一目 关于四部古书題材的基本知識略舉	38—41
第二目 关于通过目录认识古书和讀古书的基本知識略舉	41—43
第三目 关于通讀古书的古书及对它们的理解略舉	43—46

第二节 关于方志、类书、丛书和处理古书的参考工具书的基础

知識簡介	47—63
------	-------

第一目 方志簡介	47—51
----------	-------

第二目 类书簡介	51—56
----------	-------

第三目 丛书簡介	56—59
----------	-------

第四目 处理古书的参考工具书簡介	59—63
------------------	-------

第三节 古书讀法略舉：陈鑑凡述《古书讀校法》簡介

63—75

(壹) 引言	63—64
--------	-------

(貳) 陈氏《古书讀校法》簡介	64—75
-----------------	-------

第五章 古書階級分析資料舉例及解放后新整理出版的古書

76—119

第一节 古书階級分析法資料舉例：呂振羽著《簡明中國通史》中

關於歷代著作家和作品階級分析評論摘抄	76—90
--------------------	-------

(壹) 摘抄前言	76—78
----------	-------

(貳) 摘抄	78—89
--------	-------

(叁) 摘抄后語	89—90
----------	-------

第二节 解放后新整理出版的古書

91—103

第一目 解放后在党領導下的古籍整理出版事業	92—94
-----------------------	-------

第二目 新版古书的类型、特征、和批判繼承文化遗产的意义	94—101
-----------------------------	--------

第三目 新版古书对图书馆古书处理工作的影响和作用	101—103
--------------------------	---------

各科古籍舉例草目	104—119
----------	---------

附錄：学习指导书（第一編：1—5章）

1—5	第一章 古書的整理與研究
6—10	第二章 古書的整理與研究
11—15	第三章 古書的整理與研究
16—20	第四章 古書的整理與研究
21—25	第五章 古書的整理與研究
26—30	第六章 古書的整理與研究
31—35	第七章 古書的整理與研究
36—40	第八章 古書的整理與研究
41—45	第九章 古書的整理與研究
46—50	第十章 古書的整理與研究
51—55	第十一章 古書的整理與研究
56—60	第十二章 古書的整理與研究
61—65	第十三章 古書的整理與研究
66—70	第十四章 古書的整理與研究
71—75	第十五章 古書的整理與研究
76—80	第十六章 古書的整理與研究
81—85	第十七章 古書的整理與研究
86—90	第十八章 古書的整理與研究
91—95	第十九章 古書的整理與研究
96—100	第二十章 古書的整理與研究

緒 言

在1958年开始的偉大的教育革命运动中，对于旧中国所遺留給当前高等教育的殘余的坏影响，在各个高等学校里，都进行了認真严肃的批判。厚古薄今和重外輕中就是其中較为显著的两个。在这个运动中，图书馆学专业教学单位进一步提高了对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繼承的認識。明确怎样处理入藏在大中型图书馆以至小型館、室里的古書問題，是應該提到教学日程上来了。这样，在1959年秋季，“中国古書处理”（以下简称“古書处理”）作为图书馆学的一門专业課开始設置起来。在这之前，關於古書处理与利用的課題，只結合图书“分类”、“編目”、“参考書与参考工作”，以及“目录学”等課程，附帶地講到一些。对于图书馆古書工作的理論与实践作較全面深入的探討，这还是初次的嘗試。

其所以本課程定名叫做“古書处理”，是因为这个名称比較上更切合現时所規定的它的教学內容，同时这名称也較为简单明了，易于为图书馆界所理解，避免在直到現时本专业术语还不够統一的情况下，引致更多的混淆。这个課程要是命名“古書整理”，包括古書內容的整理在內，其研究对象将略相等于“古文献整理”专业的內容，这当然不是这样一个单課所能担任得了的，并且这和本专业也存在着相当的距离。要是把这个課命名做“古書工作”，它的涵义也嫌不明确，不能从名称上和別一界的古書工作区别开来；同时它和本界曾用过一个时期的“图书工作”这名称也有雷同的地方。

下面就“古書处理”這門課的性質、任务、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問題，略作解釋，再者也就本講稿的編章的安排和編寫的体例有所說明。

第一，關於什么是“古書处理”的性質和任務的問題 “古書处理”这个学科是整个图书馆学的一个組成部分。如果为方便講述起見，我們暫且說：图书馆学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指导下，根据客觀形势的需要，从讀者与图书的關係出发，在图书馆这个社会文教机构里，研究如何处理和利用图书，为政治、为生产、为广大人民羣众服务的科学，或者簡短些說，图书馆学就是研究在图书馆里面讀書用書与图书馆工作者治書方式方法的矛盾的科学，那么“古書处理”則是研究在图书馆里如何根据古書的特点，結合古書界与古学尤界整理与出版古書的成果，批判繼承古代藏書处理（以至治書）的遗产，并总结当前古書工作的实践经验，使古書得到推陈出新的組織、管理和利用，从而使古書起到古为今用作用的一种学科。

在这里应当补充說几句：到今为止，什么是图书馆学，或者說，图书馆学的科学的定义是什么，在國內国外图书馆界似乎还没有得到一致公認的意見。这种情况特別在我国，在本专业正处在新旧交替阶段，它的科学的理論体系和具体内容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过程当中，原是不足怪異的。我們研究图书馆学或“古書处理”，本无須一定要从定义出发，重要的在于根據它們本身的实际，并結合客觀形势来做探討，这是不錯的。但这并不等于定义取消論，否则研究本专业的学科，而沒有本专业的学术語言，那連起碼的探索也就无法進行了。問題既然是这样，所以对于“古書处理”的性質和任务的問題，也就作了如上面的定义式的說

明。

第二，關於什么是“古書處理”的研究对象的問題 按照自資本主义国家傳來我国，并且到現时还一般实行的图书馆学的体系，本課程研究的对象应当是古書的購置、登录、盖章、加籤条、分类、編目、排架、典藏、閱覽、流通、和参考一系列的工作。按照我国封建时期留傳下来，到今也还是占有一定地位的古書处理程式，本課程研究的对象，又应当是古書的購求、鉴别、抄录、校讎、裝訂、編目、收藏、曝書等項。这两种体系是可以相互比較的；它们同属于藏書技术处理的业务，也即是如清代史学家兼校讎学家章学誠所称为甲乙簿記之类的业务。在解放前，我国图书馆学尙界同于其它的学术界，是摆脱不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征的，在当时衡量我国图书馆目录学术事业的高低，甚至于有无，都一依資本主义国家图书馆专业的尺度。于是有人曾蔑視我国校讎学、目录学和藏書学术的遗产，認為我国自古以来无图书馆学和目录学；也有人当发现孙庆增的《藏書記要》之后，就認為它是我国整个十九世紀唯一的一本向私人藏書家交代图书馆学术的参考書，真好似說，祖國图书馆学术的遗产也当只數到这本书。当然，象这种种看法，都是很值得商榷的。

據編者初步考索上称問題的結果，却認為祖國不只有图书馆目录学术遗产，并且它的內容还是十分丰富多采的。它包含有如下方面的学术：①图书馆目录业务的政治理論研究的学术；②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治書、鑑書的学术；③图书分类的学术；④图书馆校錄（即校讎、著录、私敍录）的学术；⑤通过目录讀書治學的学术；⑥参考文献、輯佚書查禁書的学术；⑦藏書处理的学术；以及⑧抄寫、傳录、刻印、版本、書艺制作的学术。在我国，两千多年以来，先后繼起的許多傑出的校讎学家和目录学家（特別是史志校讎学家）、藏書家、校書刻書家、制書艺匠以及有關學者的其他學者們，确实为我们累积了一分深厚的专业遗产，我們应当怎样認真地学习它，并对它加以摄取和改造，从而明确能体现我国民族特色和悠久历史的图书馆目录学术的体系和內容到底是什么，这乃是本专业目前极应探討的根本問題。關於“古書處理”研究对象的划定，与本問題有着密切的關係；同時也可以說，对“古書處理”本身的研究，也台有助于本問題的解决。

总之，關於确定“古書處理”的研究范围的問題，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在本講稿里面对子題材的闡述，主要为求不和現實距离过远，避免标新立異，基本上仍采取現行的体系，只是在某些問題上提供若干供商討的意見或建議。

第三，關於“古書處理”研究的方法應該是怎样問題 簡括地說，这問題是在于怎样运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証唯物論和历史唯物論与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論武器来对待古書处理的学术和工作的問題，以及怎样加强古書处理工作的學識內容，从而使其方法与技术得到充实与提高，不停留在不学无术状态中的問題。換句話說，这問題也就是怎样摄取我国过去时代治古書的学术和工作中的优秀遗产，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而对它加以改造的問題。

首先，就选用理論武器，进行改造來講；无论是在資产阶级或封建地主阶级手里，古書处理的內容和方法，本質上是一成不变的。在解放前，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里，古書工作主要是做入藏、登录、簿記和描述書本的工作，其特征是：它所服务的对象只限于全民中的統治阶层的少数人，无视劳动人民在文化創造上的地位和对文化的要求，向上看不向下看；厚古薄今，抱残守缺，但凡有什么例規必求有典有据，惟恐有失古人的繩墨，向后看不向前看；再就是为治書本而治書本，見物不見人；强调技术处理的特殊化，脱离生产建設实

际；如此等等。

过去时代的人所做的古书工作（以至整个图书工作）之所以实质上是这样，并不是偶然的。由于他们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他们的宇宙观是形而上学的，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只能是反辩证唯物主义和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他们不孤立地、静止地、和片面地对待古书和古书工作，不把古书工作当做“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毛主席语），而能使得这个工作体现出政治思想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生动活泼，多种多样化，反映出时代的精神，适应时代的需要，显示出本工作中各个事项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从而使工作起到底真正的质变——这些都是不可做到的。

直到解放后，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起到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成为文化遗产的主人，在各个战线上，由于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作为指导思想，其已经发生的变革和已经取得的胜利，都是史无前例的，今后更必然是这样。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在图书馆古书工作领域内，指导工作的方针政策有了改变，古书经过新的整理和出版也有了改变，使用古书的读者也已经有了改变，这样就使得图书工作者的工作态度、工作思想和工作方法也必须或迟或速地跟着有改变。问题关键的一方面是要求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原则以及毛主席对于继承遗产和改造思想与改造学习的教导，使古书处理工作得到改造。看来事理是应当如此的，但到目前为止，所能见到的迹象似乎并不怎样多。

其次，就充实古书工作的学识内容，摄取优秀遗产方面来讲这乃是古书处理研治方法问题的另一关键所在。同于整个图书工作，古书处理工作是须得既见物又见人，既要求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和组织工作能力，又要求一般学科基础知识和语文工具知识的修养，又要求业务技能的掌握的一种专业性工作，加上古书处理工作的对象是古书，它们是过去封建时期的产物，从它们的文字到它们的内容，都和现行书有大差异，因而对待古书工作，其所要求的理论知识、历史知识、普通学科知识、工具知识（包括古汉语知识）和专业技能知识是比其它图书工作更要高、更为多的。关于做古书处理工作必须充实学识内容，其一般的事理是这样，此其一。

如在前面已经提说过，我国图书目录学遗产原是丰富多采的，其优良传统更体现在以学为主、以术为次，有学然后有术、术必植根在深厚的学识基础之上等义例的上面。在这方面的杰出人物如刘向父子、阮孝绪、郑樵、马端临、祁承㸁、章学诚等人的贡献，都说明同样的问题：他们的术和学是相为表里的。但由于他们的业绩在我国图书目录学史上并未占有统治的地位，尤其是自上世纪末外来的图书目录技术传入我国之后，竟喧宾夺主，于是使这种优良传统的历史割断了，本专业界中人亦几乎是自安于数典而忘祖，这是很值得惋惜的事，也是不容再搁置不理的大问题。如今之计，正应当结合古书处理工作的探索，把这种历史先辈继承起来。这不仅是古书工作本身所要求的，同时也是祖国新图书目录学事业的建设所要求的。关于古书处理需要充实学识内容，更有其摄取优秀遗产的一面，此其二。

在本讲稿中，关于题材的处理，大致上是以论为指导，以史与学科知识工具为基础，以技术为归结，按本课程的要求，应该就是这样的吧。

最后，在这里应略作说明的是本讲稿的篇章安排和编写体例的问题。如就前面所讲的各

点所能推論到的：關於“古書處理”這門課程講義的內容和編寫方法，原是可以不拘一格的：設使按照近二、三十年來圖書館在古書工作的例規來編寫，則解放前講述圖書分類編目參考等課題的專書，其中屬於古書的部分，也未始不可以仍舊暫時借用，並且其須作補充修改的地方也可以讓它只在少數。但設使按照當前形勢下的新要求來探索課程，則問題是相當多的，題材也是相當繁重的。編者近兩三年來，在幾位青年同志的幫助下，在繼續幾次建設本課程教材的過程中，無論在體系上，或在題材選取上，都曾經更改，可是到今還未能成為定型，並且也還未能累積得到全面、系統、均衡的材料，其距離編者向自己所提出的任務的完成，無論在哪一個方面，都是相差很遠的。無疑，這是和編者學識與水平的不足以及缺乏實踐的經驗分不開的。現時為了教學上的需要，也為了求得有向本界先進工作者就正的机会，於是也将手頭所有的一些从杂材料加以編纂，成為這個講稿。說它是很不成熟的，錯誤和漏略之處是不少的，再者也是倉卒編成的，這些都是實情話。

就這次所能來得及的初步編就付印的材料，預計有本講稿的第一、二編：第一編是古書處理所需用的古書基礎知識的部分，第二編是古書處理業務基礎知識的部分，兩編各再分若干章節。由於這些材料是陸續纂輯的，不尽出于一人之手，其為課堂講授用，或實習用，或參考閱讀用，來源也不一致；再者題材的深淺詳略也是不一律的，所以這講稿的內容多似本課程的一些專題講授，不能算做本課程的系統教材。對本講稿的許多缺陷，編者都深自察覺到，謹希讀者把它當做試用的一塊磚看待好了：如果一無用處，把它毀棄掉，通過本界專家和先進工作者的集體協作，另行編定本課程能適用的講義或教科書，這是編者最所願願的事。至于尚待加工編寫的本講稿的第二編，是屬於附編性質的東西，其題材內容是關於古書處理某些新探索的問題，其可靠性當然是更值得置疑的，俟得到整理的機會，也愿能編印出來，向同志們請教。

第一編 古書基礎知識

引言 对于古書基础知識的理解

图书馆古书工作者必须具有一定的古书知识，这道理是用不着多说了。值得讨论的是，即使为当前青年古书工作者着想，什么是古书处理所需用的古书基础知识？对这个问题，在这里提供两点供参考的意见：其一，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思想意识的学说，于古书求得较深入的知识；其二，须从古书处理角度，对古书求得能解决实际工作需要的门径知识和工具知识。就前者来说，那并不是怎样轻而易举的事。就后者来说，那又是卑而无甚高之论，看来二者是矛盾的。可是，既然所有的古书工作者都必须向着观点和资料统一的方向努力，既要求能了解古书，又要求能评价和使用古书，则这两者对初学的古书工作者应当是基本的，理由也很明显了。本引言所称对于古书基础知识的理解，就是这两点意见的申说。

怎样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意识学说来较深入地理解古书呢？试分做如下的四点来讲：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意识学说指明了有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些规律：思想意识是上层建筑，它是为人类社会各历史时代的生产方式即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并且社会存在总是先行的，思想意识的产生和变革常常落后于存在。再者：当社会变革以后，旧社会的思想意识残余总是持续着一个时期，继续发生影响。这些规律使我们认识到，对古书进行分析和评价，必不可脱离各该书所产生的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并且也要同时考察到意识反映存在特点。是这样就不致于认为古书只是它们的撰写者个人头脑中思想的产物，也不致于把生产方式作为公式来硬套古书；这也就是说，不致于犯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

第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意识学说又指出了有关意识反作用于存在的一些规律：不能因为归根到底社会意识是为社会生活的、经济的、物质的条件所决定的，就认为是被直接决定的，就否認观念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以及观念的继承性在社会意识发展中的意义。换句话说，在肯定存在决定意识这个最根本规律的前提下，同时也不能否認思想意识是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这是指人类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能动的创造作用说的，也是指革命阶级，伟大人物、伟大思想、对社会前进的推动作用，以及反动阶级、反动人物、反动思想对社会前进的阻挠作用说的。再者，也应当明确，各个时代社会意识的各种形态（如哲学、艺术、法权、道德等等）总是从其前一代所留传下来的材料出发的。把这些规律运用到古书的探讨上面来，我们就認識到批判继承古书遗产的复杂性：要从精华糟粕糅杂的古书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就需要做全面的、深入的分析，搬教条、套公式、贴标签的简单化作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再者，在浩如烟海的古书领域中，又应当区别开来典要作品和一般作品，而应当受

到重視的，自必是那些在各个學術門類中、在各个歷史時期中，曾起到較大的正面或反面作用的藏籍。

第三，歷史唯物主義也肯定了思想意識必然帶有階級性的規律：首先，在階級社會里，所有的人都打上了階級的烙印，不同階級的人是有着其各別階級的思想意識的。其次，各階級的意識形態都是作為階級鬥爭的武器來為其本階級利益服務的，因而在各階級中間不斷地有着思想鬥爭，正如有着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一樣。再其次，各階級的思想意識不只是受到傳統的影響，並且也是相互影響的，其中居于支配地位階級的意識形態對其他階級的影響是更大的。最後，也必須明確：就整個階級來說，肯定思想意識的階級性是毫無疑問的，可是這不否認個別人可以轉變他的階級性，或者從進步的階級轉變到落後以至反動的階級當中去，或者反是；因此，把某個人的思想意識凝固於其出身的階級，認為它是絕不可能改變的，那就犯錯誤了。這些規律對於評論古書、古著作家是大有啟示意義的。由此就可以理解到，對於識別古書最根本的問題，是用階級分析方法識別各該書著作者的階級性，可是也不可以一概地就作唯成分論，應當記取個別古著作家雖則出身剝削階級，但他具有一定的人民傾向性，甚至背叛他所屬的階級，這也是有可能的。再者，也可以理解到，古書是過去時代的階級鬥爭武器，在它們裏面是反映着過去時代政治經濟以至思想鬥爭。這其間統治階級的思想具有大影響，可是新生的、進步的和革命的事物，包括思想在內，總是战胜衰朽的、落後和反動的事物。

第四，歷史唯物主義也為我們指出了勞動人民是歷史和文化的主人的規律：歷史是勞動人民創造的，文化是勞動人民的力量和智慧的結晶，因而勞動人民是歷史和文化的主人。過去的封建地主階級持與歷史唯物主義完全相反的歷史觀和文化觀，他們認為歷史是帝王將相的歷史，他們蔑視勞動人民的力量和智慧，不承認勞動人民在文化上的地位。在他們的心目中，值得珍重的只是那些所謂“載道”的“聖經賢傳”。民間的書是不齒于士大夫之林的，有了歷史唯物主義作為理論武器，我們就能對古書遺產進行認真的批判繼承，並正確地解決古書與勞動人民的關係的問題；我們認識到，固然一方面，古書是會被過去的統治剝削階級用為對勞動人民進行精神統治的工具，但在另一方面，古書也仍然曲折地反映出勞動人民進行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的史實，於是也就片斷地留下了有關勞動人民業蹟的記錄。通過對古書的整理和發掘，是可以得到一批一批可供勞動人民使用的新型古書和相關的書，再又通過這些書對勞動人民作有意識的古書工作服務。古書遺產是終於可以歸還給勞動人民的。

如上所說的古書基礎知識是側重在對古書應有的新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知識，為使古書起到古為今用的作用，為使古書處理收到推陳出新的效果，這樣的知識誠然是必要的。但是，對於古書文獻的整理，自解放後以來，還处在工作正式開始的階段，距離毛主席所提出的整理我國的豐富歷史遺產，自孔子到孫中山都給他們做出總結來這個任務的完成，勢必得再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既然是這樣，因而在目前並非是一整套的新的古書知識已經形成起來了，而乃是在黨的雙百方針指導下，逐漸地正在形成之中的。也由於情況是如此，所以同龐大的傳統古書知識相比，新古書知識就顯得數量小，並且也難於直截了當地被掌握到，甚至還常被忽視掉。比如說：象目前所見到的關於古書、古學者、著作家、古學術的莫衷一是的眾說，在有的古書工作者看來，似乎對於古書的選購、分編和參考等都是難以使用得上的。我們難得同意這樣的看法，却認為當前古書文獻批判繼承的偉大任務，正向古書處

理提出了許多待解决的新問題，也提供給古書处理以除旧布新的大好机会，是值得古書工作者努力以赴的。不仅如此，試举一个例子說，設使图书目录学工作者，除已有的關於中国图书制作史的著作而外，更写作能反映当今古書界和古学尤界新研究成果、能体现出这里所說的新古書知識的中国图书史，則对于新的古書处理工作，将必是大有帮助的。其他的例子不再举了。

最后，要說明一句，在本講稿里面，对于在古書工作中須強調以新古書知識做基础这一主張，是貫彻得不够的，并且所試作的論点，也难免无誤。至于处理的方式，主要是結合各題材分見各章节中，近于专章的闡述，預計將只見于第三編中。

下面再对本引言所提古書基础知識的理解的第二点意見，即从古書处理角度，对古書求得門徑知識和工具知識的問題，略作解釋。这里要說的話可以簡短些。

第一，必須明确，对古書要具有新的立場、观点、方法的知識，是不可以脱离对古書的具体知識來講求的。正相反，必須先对所作为对象的古書尽求有較多的了解，然后才可以根据新的立場、观点、方法来分析它，处理它，否则等于不占有資料而光談观点，其結果是会落空的。所以，对古書基础知識的理解，其属于政治思想的一面，虽則在重要性上是占第一位，但在求知的过程当中，却是應該放次一步的。

第二，關於求得古書具体知識的問題也不能泛泛而談。古書的数量大，內容紛繁，只就已經累积起来的古書知識來說，也是浩瀚无边的。专治某古書、某古学的老年学者們对他们所研治的对象还不能說无所不通曉；对初学的古書工作者而要求他們能掌握几乎全部的古書知識，这怎样可能呢？所以，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个問題：年轻的古書工作者缺什么，就补什么、学什么，并且还应当有目的地、循序漸进地去补充、去学习。再要問：一般地說，什么是最基本的呢？答复說，这应当是对古書的門徑知識和工具知識。可是这样說还不够明确，因为所謂“門徑”和“工具”，又可以各人各有所指，其高低深淺是可以大不一样的。据編者的意見，針對当前青年古書工作者的需要：那些在过去不作为特殊知識看待的东西，如關於古書的形制和结构的常識、古書的題識項目和敍录文字的讀法及有關的古汉语知識，应属于此类門徑的知識；其次，如關於古書的体例、类型、类例和題材的識別、以及古書書目參考資料的概略，当然也应归入此類門徑和工具知識之內。这几方面的題材，实际即是本編的具体內容。其取材当否，讀者閱下面几章自知。

第三，設若把古書工作所需用的古書基础知識仅局限于上称种种最起碼的，不外乎尤語称謂和書名之类的常識，那当然是不恰当的，也是遺笑大方的，可是进而求其次，如關於古書、古学的专题知識之類，則实在又无从谈起。并且各別古書工作者所需用的各別具体古書知識又势必是各異的。因而这方面的討論只得暫时从缺，只在第二編的参考工作章节中，試作某些闡述。其取材和处理的方法是否存在問題，也有待讀者的指正。

第一章 古書的形制和結構

在本章里，我們提出古書的形制和結構作為在古書基礎知識首先探討的課題，這由於古書的形制和結構自現行新書相比較有許多差異處，而對於古書工作者來說，是應當有所理解的。因此對於本問題的講述，既是为了對處理古書提供準備條件，同時也是為了在傳統的古書知識的基礎上，試作有關古書形制結構的研究的某些新發展，從而豐富我們對古書的認識。

我們着眼在於實用，在於批判繼承，在這裡所引稱的題材並不限於某一科別的知識，而是綜合性的。但因為我們的意圖只在提出若干端緒，不作專題的研究，所以對提出的各點並不能作詳盡的闡述。在這方面，猶如對古書研究的其他方面一樣，設若要做比較深入的考察，還是有待於今后繼續鑽研的。

進而再申說几句，古書在形制結構上不同于新書的地方大致是這些：古書不具有新書那樣的書名頁和出版發行頁；古書一般都有多個序跋之類的敍錄文字；古書除正文部分之外，也常見於書首尾的附錄資料，古書的目次或詳或略，以至全無，或集中、或分散，種種不一致；古書正文卷端的書名和撰人的題識或全或不全，行款字樣也時常不一样，隨各具體書而異，或隨同一种書的各具體版本而異；某一本具體古書的書名見于卷端、版口、書名頁、以及序跋中的名目每每大同而又小異；同是某一種古書，可是由於版本的不同，因而書名、卷數、撰人等項也就產生了差異，至於冊數等項不一樣就更不必說了；古書既分卷，卷數是最根本的，可是又分冊，而許多古書因其是雕版印刷的緣故，冊數又常是多冊的。古書的形制有上面這些特徵，如果從表面的現象上看問題，似乎它們的結構是沒有規律可尋的，當然事實並不是這樣。我們能夠歸納出如上的各點，也正是古書結構的規律所在。重要的是多見識古書，善于求同存異，概括一般，而不為細小的歧出之點所蔽惑罢了。

本章里將分做三方面來說明古書的結構等問題，即是：①古書的版本的名稱和款識以及裝訂和篇卷的名詞略舉；②古書的整體組成部分概說；③古書的正文組成部分舉例。這是就古書的結構試作從表到里，從整體到部分，從書本到文字的若干分析，其結果將使我們認識古書是怎樣的圖書，能從形制上去逐漸地掌握它們。下面分別講述古書形制結構的三個基本方面。在本段落題材的結束處，要略略提及與本題有關的文化遺產批判繼承的問題。

第一节 古書版本的名稱和款識以及裝訂和篇卷的名詞略舉

版本的名稱 “版本”這個名詞是由雕版印刷尤所印制的書本而產生的。這兩個字分開來講，用雕版印刷的書叫做“版”，用手抄寫的書叫做“本”。自雕版盛行以後，這“版本”兩字運用的名詞就固定了下來。它所包舉的有刻印本、抄寫本、搨印本、以至用新法印成的石印本、影印本等等。在各種版本之中，由於字體的大小，印刷的精粗、刊版的時地、裝訂的形式、圖書內容的增減、全闕、和是否經過校訂、有否附圖等情況的不同，于是有各

种的版本名称；举其中最常見的如下：刊本（刻本）；原刊本（原刻本）；翻刻本（复刻本）；通行本；活字本（排印本、聚珍本）；百納本（指用零散不全的版本湊成为一个完整的版本，引申來說，例如商务所印行的《廿四史》的选配版本）；殿本（武英殿本）；局刻本（指清同治年間金陵和江西、浙江、福建、两广、两湖等省的官書局的刻本）；家刻本；坊刻本（指書坊的刻本）；初印本；大字本；小字本；仿宋本及聚珍仿宋本；巾箱本（指小型的版本）；批校本；殘本；抄本（写本）；精抄本；影写本；影印本；石印本等等。

版本的款識 这是指雕版的各組成部分的称謂說的，其中在古書處理過程中比較常提到的是以下的几个：①行格 一块雕版分做左右两个半版，就此印刷成为書的前后两半叶，每半叶各划有边栏和分行。所謂“行格”乃是指每半叶分多少行，每行有多少字說的。②边栏、版口、和象鼻、魚尾 書版四周的边界名曰“边界”；書叶摺疊的地方称为“版口”，亦称“版心”；在它的上下两端有专为摺疊时作标记的，界格和标记的“象鼻”和“魚尾”，这两者都是象形而命名的。③書牌（木記） 關於古書版刻的題識的文字及其图記，称为“書牌”或“木記”。它出現的地方是書的封面叶的后半叶，或書的卷末，或敍目的后边。其所用的文句或长或短，其所用的图記，即边框的形状有作鐘形、爐形、鼎形、鬲形、及其它形式的种种，比較常見的是不作任何边框、而是隨行書寫的牌記。

裝訂和篇卷的名詞 在这里所解釋的古書裝訂和篇卷的名詞，它只以到今天还习用于綫装古書和現行新書的几个字样为限。

①冊（篇） 周秦时期盛行竹制的簡策書。“冊”古文作“策”也象簡冊書一長一短相比之形。刘向《战国策》敍策說：“或曰《国策》，或曰《短长》”，这或者卽是指当时把記錄一国的事文作为一策，而这些策是有长有短的。《汉書藝文志》称書有多少篇；《說文》：“篇、書也”。又，“扁、署也”；这个字从“戶”、从“冊”，謂其是“署門戶的文字”。因此，“篇”字乃是“扁”字的通假字。古書以若干篇相連而成冊，犹如現在以書叶訂綫而成冊。到宋代雕版書盛行，大概先是以一卷为一冊，其后是以一卷或几卷为一冊，这要看書的厚薄而定。在宋元时期，“策”和“冊”两个字都还是相互通用的。

②卷（軸） “卷”是古書演变到“竹帛”阶段而起的一个名詞；“竹”指竹簡，“帛”指織帛和紙。在汉朝竹帛的說部書，在民間已比較通行，王充《論衡》中有“短書俗記，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見，众多非一”的話。这可見新生事物一向是为人民所首創，也是最为人民所喜聞乐見的，關於图书的制作，紙的創造和使用，以及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人民的劳动和智慧都是最根本的因素。用帛制書信便于舒捲，因此一書謂之几卷。事實証明：前期的竹帛書都是一篇为一卷的，汉人注本的《六經》都是小題在上、大題在下，《尚書》、《堯典》在上，而《虞書》在下，即是。如果是各卷通連的話，那就是应当大題在上，小題在下了。粘連几張帛書为一卷，当是在这之后的进一步的发展。每一卷子在卷心都有一軸作为舒卷之用。到隋唐时期，簡冊書已不再見，所見的全是卷軸書，因此一書有几“卷”，称为几“軸”。可以想見，在帛書得之不易的时候，卷的长短是不能不受到織帛和紙張长短的限制的；有人指出，其所以合本《呂氏春秋月令十二紀》之后，杂入他文，这或是当时卷子所書《月令》后有余幅、接抄了杂文、而在改为刻本时、仍然照刻不改的緣故。其他类似例子还不是个别的。自从書卷合并成为書本之后，这类情况是少有了，但由于古書輾轉傳鈔和棟刻的結果，同一書卷数不一，却又是常見的事，这使得“卷”在古書著录上始終成为与

古書內容互相表里的因素。

③本（書根） 《說文解字》釋“本”字的意義：“木”下為“本”。在現行的圖書語中，書的下邊名曰“書根”。然則書稱為“本”，可能是從“書根”計數而得來的一個名詞。“本”的另一意義的用法，是把寫本書稱為“書本”，作為在雕版書盛行以前書的通稱（參見前“版本的名稱”項）。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証篇》中有“江南書本”之稱。書本系由卷子摺疊而成的；魏晉以後，佛經梵夾盛行，摺疊之制在晉時已經通用了；在唐代改織紙卷軸為冊叶本子；唐宋以下試卷均作為本的樣式；這些都是公認了的圖書演變的史實。但看來“本”的起源可能更推到早在秦漢之際的時期，《戰國策序》高誘註中，有“六國縱橫之說、一曰國本”的稱謂；劉向校讎圖書，稱“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讀析”。這所謂“本”，雖則難以肯定說是何形制，但還是值得注意的。由此可見，只就書本一項的演變來說，它也是有豐富的內容的。

④叶（頁） 我們現時稱書一紙為一“頁”或一“叶”。據《說文解字》，“頁”字古文作“譖”，即“稽首”的稽字，它和書原是不發生關係的。“頁”亦可作“叶”，自有書本以來，就有此名稱。《說文解字》釋“叶”為“草木之叶”，“从艸、葉聲”按“葉”的意義之一是“薄”；薄則易于翻檢，故一翻為一“葉”。（木牘一版謂之“牒”）古時做札牒之木用楠木，其所做成的木牒甚薄，故風可吹亦可轉。因此可見“書叶”的“叶”，原當寫作“葉”字，取其薄，因而借用這個字，它的本義也是和書無關的。此外，再有一說：“叶”字使用于書，或是根據于佛經的梵貝書；印度人用貝多樹葉寫經，佛經亦稱梵夾，其形式是便於翻讀的一種書，在我國可能由此而得一翻為一“叶”的稱謂了。

⑤部 現時我們常說屬於某“部”的書，或說書有幾“部”，這兩個“部”字的用法和漢朝史游《急就章》所說“分別部居、不雜廁”的意義是相同的。分部即是指的分類，因而稱某類為某“部”因而也以一種為一“部”。有一說法是：這“部”字原應當作“節”字，據《說文解字》，“節”字當作某種為類正多的案牘文解釋。這個說法可以備考。

⑥函（裹、帙） 書稱“函”，這是指抄書說的。在漢朝卷子裹之以袱，其名曰“裹”（亦作“帙”）。《說文解字》釋“裹”說，“書衣也”。梁昭明太子蕭統詠書裹詩中有“聊因班女纖”的句子。晉《中經簿》稱“盛書有縑裹、青縑裹、布裹、絹裹”。阮孝緒《七錄》說，書有若干帙。從這些詞句看來，在兩晉南北朝時期，書裹是有竹纖的、和用絲織物與布制成的種種。在前幾十年所曾得到的藏在敦煌石室里的卷子，它們的外面都用纖細的竹簾包裹，這當即是以帙之一種。據考，梁以前用裹裹書，梁以後用函函書，於是函的稱謂通行到今，裹的稱謂不見用了。後世的書函由囊的形式演變成為套、書匣、夾板、和紙匣等形式，這在後面的章節里將要再說到，在這裡不必多說了。

第二節 古書的整体組成部分(正文除外)概說

古書的組成部分和新書相比，是有其差異的，我們就古書處理著錄工作上有關的各點，分做兩方面略說明一下：其一是古書的整体組成部分方面，其二是古書正文的組成部分方面。

就古書的整体組成部分來講，無論是哪一種類型的書，除它的正文之外，其餘應注意到

的有書衣或書皮上的書簽、書根、封面叶、序目、卷端、版口、跋尾、卷首末附录部分。对于正文部分在下节要另作說明，在这里只講書簽等項。

①書簽 这是粘着在書皮上的签条，其上題写書名，有时并記有冊次（如只有一冊，記作“全”字）。書簽同時也是綫裝古書的一种不可少的裝飾和标識。

②書根 一般地說，古書在書根上不印字，但为便于檢取書冊計，書根是最便于写記書名、篇目和卷冊次第的地方。过去时代有专长于写書根的書手。向例是在一冊的書根上，用“凡”几的字样，把一全部書的总冊数写明出来。

③封面叶 它原是为护書用的。在它的前半叶上面也題写書名，在它的后半叶上面常能見到有關版刻的題記或牌記，因此，它是在做著录时最不容忽視的。

④序目 这包括敍录文字和目录（即目次）两大部分，它們是仅次于正文的書的重要組成部分。序目的体例在較古的書中，与見之于較后时代的古書相比，并不完全一样，这由于書的形制和輯校書的方法是曾經有过一定的演变過程的。但对这个課題，到今还没有較系統、全面的著作問世。举例來說，如在前面已經提到过的，簡策書的書名是小題在上，大題在下的；又，比較更古的書的目录都在卷終，而不是如后世的書見于卷首；又，古人著書，同时也自撰有關篇目的敍釋文字，不只列举篇目而已，如汉代郑玄注《礼》，曾作《三礼目录》一卷，这所謂“目录”和現时所称为“書目”的虽有關涉，但并不是等同的东西。象这种属于古書序目源流的故实，我們如果能有所知曉，既可以丰富我們的知識，同时也不是完全沒有現實意义的，在現行的某些古書中，仍是有上述的綫索可尋的，說到一般古書的序目部分，其特点是：敍录文字体例和內容都比較多样化，目录的編訂在詳略、层次、集中和分散等方法上，隨書而異的情况也不是少見的。再者，每每須結合着卷次来寻找目录。这其間的繁瑣細節可以不必細說。關於序跋的闡述見于下一小节里面。

⑤卷端 古書分卷如同新書分章节，与其說古書的卷是表示篇幅的多寡的，勿宁說是表示內容的質量的，因此，卷和冊并不是同一个范畴的东西。古書分卷一般是以数字計；有少數書是不分卷的，或分卷称上（中）下，而不以数字計。古書各卷自为起訖，卷端和卷末的行款題設以及段落都很分明。最确切的書名和篇目名称每每見于卷端，再有主次要撰人及其他重要著录事項也見載在这里，所以在做古書著录的时候，卷端是首先必須查看的地方。

⑥版口 版口处有边栏线条和魚尾作界格，在魚尾的上下端，象鼻的中空处，或象鼻以外的空白处刻有書名和各卷卷数及叶数，有的并載有篇名。在那些有較多卷首末附录資料的書里面，也多在版口处標記出它們各是些什么文字。总之，古書的版口是題識，如同当前新書的版口或天头地脚处的題識一样，对于檢查書的篇卷是大有幫助的。

⑦跋尾 絶大多数的古書是有跋尾部分的。其成为汇編性質的書如全書、全集、丛刻、从書之类，有其各別的开端处，也有其各別的跋尾处。見于这种跋尾处的文字主要是“跋”和“書后”之类，它們多出自校刻人的手筆，關於各該具体書的版刻著录事項，設若不見于書首的牌記中，或根本无牌記，常能在跋中見到，或找得到綫索。。因此，跋也是一个不容忽視的組成部分。其它見于跋尾处的項目是校字人等的姓氏，牌記也常見于此处，要是有這些項目的話。牌記見于書末乃是古今中外書的常例。

⑧卷首末附录 从上面所講的各点看来，每一种古書是无不有它的首尾部分的。其除正文外，附屬資料特別多的書，就把它們更集中起来放在書的前后，有的更另自成卷，标作

“卷首”和“卷末”，为若干卷。这种資料是序例、撰人傳状、补遺、校勘記之类为多，一般見于典要著作的集註性的作品中，例如王先謙合校的《水經注》、翁元折注的《困学紀聞》等是；再或者見于全書、总集之类的作品中，例如《阳明全書》、《韓昌黎全集》《欧阳文忠集》、《陆放翁全集》等是。

在这里略一提說到有關古書形制結構知識的遗产批判繼承的問題：其一，我們認為要使得古書处理工作起到古为今用的作用，象古書结构这样的問題也是值得探討的課題。可是到今这还基本上是一个空白点。直到現时，我們只能局限于就版本学和图书史方面的一些資料来論述它，从資料到資料，并沒有实践作基础。这是急于有待改进的事。这样的改进不只有知古書的意义，也有更好地整理古書，使古書的精华能更好地为今服务的意义。比如說，傳統的古書缺乏索引，那么，古書是否需要索引？又是那些古書最需要？又是應該怎样編法？这即是一例。其二，即仅就繼承傳統知識这方面來講，它本身也有不少缺陷：一則，其所取材的只限于傳統的士大夫階級的用書，历代劳动人民所喜聞樂見的書冊之类，或者如实些說，流行民間的書，是不曾包举在内的。結果是：后者与前者在形制、結机等上面，有何異同，优缺点的比較，有何相互影响以至斗争的过程，到今我們是不大清楚的。二則，傳統有關本題知識的体系，依然是属于旧范畴的，因而我們在探討古書形制結構的时候，也不能說明白劳动人民在古書制作上是怎样不断地有发明創造，而古書的形制結構的发生、发展与衰退又是怎样反映各时代的生产、物質条件、生产關係等等的。其三，古書結構知識的探索也向我們提出了新問題：比如我国的古書結構其同于世界各国一般古書結構的共性在哪里？特殊性又在哪里？比如何以在我国古書中序跋之类的写作型式运用的面那么广？在今天我們又应当怎样利用这样大量的資料？比如为什么在古代，无分中外，注釋性的書所占比重都相当大？以及其它，这些都是有待我們探討的問題。因此，我們認為作为古書知識的一个組成部分，古書形制結構等問題的研討是有一定价值的，不只初学的古書工作者需要对它有所掌握而已，所以，那些認為它是毫无內容，算不得學問，值不得鑽研的看法，我們是难以同意的。

第三节 古書的正文組成部分舉例

古書的正文当然是它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古書种屬繁多，它們的体例內容各異，是否也能对它們的正文組織作一些概括的說明呢？大致說，还是可以这样說明的，这由于古書已全是定型了的，不再繼續有發展了的緣故。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如同对待古書整体一般結構一样，要了解古書的正文組織或內容結構，也只在于去認識它們，这件事也并不是怎样神祕的。現在依經、史、子、集四部的次第，作一些扼要的敘述：既說明在它們当中最基本类型的書有哪些，也說明各別書的性質和內容組織是怎样的，并不只限于列舉它們的篇卷名目而已。

第一目 經部書舉例

關於經部書的正文組成部分，以《五經》为例：

①《易經》 《易經》有它的符号与文字两部分，文字部分又分“經”与“傳”两者，經有《卦辭》与《爻辭》；傳分为七种十篇或总称为“十翼”的文字，即是《彖辭》、《象